

關於灰被茶碗

■ 謝明良

比起「曜變」或「油滴」建盞，「灰被」茶碗較少引起國人的注意。就如曜變、油滴是對黑釉茶碗釉面點斑景色的形容和分類，灰被也是因其釉表有時可見落灰般的銀沁釉澤而得名（圖1），不過以上幾種有關中國黑釉茶碗釉調特徵的詞彙都屬日本造語，中國區域無此用例。見於《茶器目利書》、《津田宗及日記》等茶道文獻的灰被茶碗有時也稱灰蒙（《茶湯正傳集》）、灰冠（《極祕目利書》）等。（高橋，1925）

另外，記錄著日本室町時代將軍家藏文物與鑑賞品評的《君台觀左右帳記》（以下簡稱《君台觀》）原本已佚，今存寫本主要為能阿彌（1397-1471）及其孫相阿彌（?-1525）兩個系列本，前者（群書類叢本）稱灰被為「灰かづき」，後者（東北大學狩野文庫本）則書日文平假「はいかつき」。書成於永正八年（1511）的相阿彌本為學界公認的善本，1950年代《茶道古典全集》也是以狩野文庫相阿彌本為底本排版印刷，本文即是採用這個版本。（谷晃，1994；矢野，1999）

《君台觀·土之物》所載茶碗

《君台觀》既是理解當時日本對於「唐物」的使用方式和價值觀的重要文獻，其作為日本茶湯文化道具賞鑑的原點，當然也為歷來人們所重視。《君台觀》的中國陶瓷記事，主要見於〈茶碗物之事〉和〈土之物〉。前者提及青瓷、白瓷、饒州、官窯、定窯等單色釉瓷，而本文擬討論的灰被茶碗則見於〈土之物〉「天目」條。（圖2）〈土之物〉所列舉的茶碗計七種，並且是依照茶碗的珍貴程度和價格順序羅列，如實地反映了將軍家擅長文物鑑賞和藝能的同朋眾對於中國茶碗的分類和評價。以下順序節譯《君台觀》〈土之物〉所見七種茶碗的品評和價格，其價格是鎌倉至江戶時期計算錢貨的「疋」。一、「曜變」，建盞中的無上

至寶，價錢萬疋。二、「油滴」，第二重寶，價錢五千疋。三、「建盞」，不比油滴差，價錢三千疋。四、「鳳盞」，呈「たうさん」造型，價廉。五、「鼈盞」，與天目胎同，價錢千疋。六、「能盞」，與天目胎同，價廉。七、「天目」，以灰被（はいかつき）為上，非將軍家御用物，價格不備載。

從《君台觀》對於上述七種茶碗的說明文字看來，將軍家能、相阿彌已經指出「曜變」、「油滴」和「建盞」，是來自中國福建省建陽窯的產品，而高橋義雄（帚庵，1860-1937）所編纂的《大正名器鑑》則是仔細揣摩《君台觀》的茶碗品評，並結合茶碗的胎釉特徵、茶會記事、流傳史實、典故傳聞以及貯存茶碗木箱上的題識等，將他本人實見的幾種中國茶碗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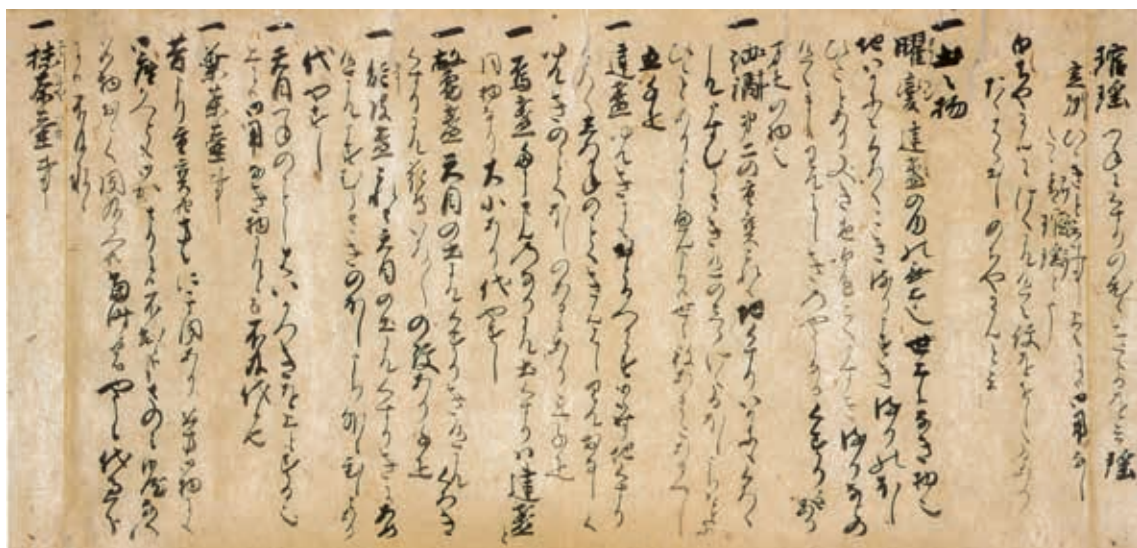


圖2 《君台觀左右帳記》 「土の物」部分 日本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藏 取自《天目—てのひらの宇宙》，頁26。

《君台觀》的分類體系，將傳世實物與古典文獻進行了結合，是影響及至今日之茶道具史上的經典名著。現存日本的幾件被指定為國寶的曜變和油滴茶碗，應該就是與《君台觀》分類體系中「曜變」、「油滴」同類的建窯黑釉盞。

另一方面，將現存實物與《君台觀》等古文獻進行比附時，往往也會面臨難以確認品類的難題。比如說，相較「油滴」並不遜色，但價格略低的「建盞」，到底是什麼樣的建窯茶碗？就可以有許多想像的空間，因人而異，時至今日應該無人可予證實或證偽。其次，價格低廉，胎釉與建盞相近的「鴈（烏）盞」雖然也有同樣曖昧的情況，但《君台觀》相對具體的說它「たうさんのなりにて」即有「たうさん」之形，那麼什麼是「たうさん」呢？這就涉及學者對於「たうさん」的解釋。除了谷信一在註釋東北大學相阿彌本《君台觀》（《茶道古典全集》收）時認為「たうさん」即「とうさん」也就是「兔盞」（兔毫盞）之外，（《君台觀左右帳記》，1956）當今學界最常見的說法是「たうさん」即



圖1 元至明初 灰被天目 高6.4公分 日本野村美術館藏 取自野村文華財團編，《野村美術館名品圖録》，京都：野村文華財團，1984，圖41。

「湯盞」，（奧田，1979）赤沼多佳亦持此說，並以新安沉船打撈出的黑釉碗為例指出其形如敞口小底的斗笠式碗。（圖3）（赤沼，2010）筆者想提示的是，日本學界對於像是《君台觀》般古典文獻所載名物的考論，經常可見忽視前人研究的陋習，有的甚至有意無意地營造出一種由作者直接面對原文揣摩想像的奇妙氛圍。就此而言，早在十九世紀末期今泉雄作已明示「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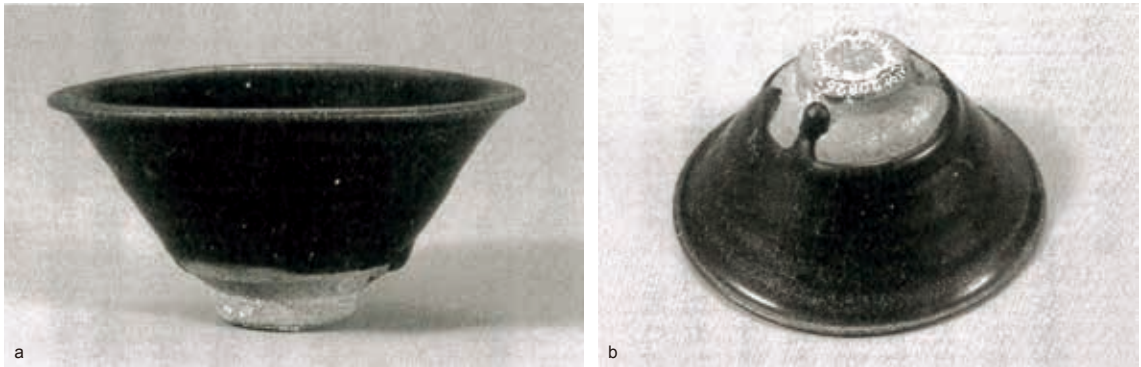


圖3 南宋 a.建窯黑釉盞 b.底部 新安海底遺物 取自赤沼多佳，〈唐物天目の一考察—灰被天目を中心に—〉，頁33，圖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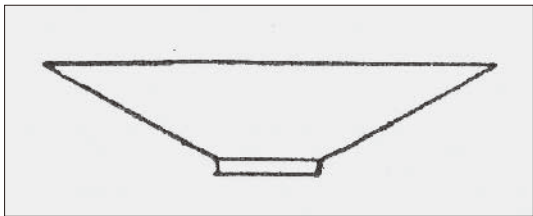


圖4 中尾萬三圖繪的「平茶碗」 取自中尾萬三，〈天目茶碗考〉，頁17，圖5。

うさん」即湯盞，形如敞口淺身的所謂平茶碗，（今泉，1893）1930年代中尾萬三在其論文甚至線繪了此類碗式（圖4），（中尾，1936）可惜均被當今學者所忽略。

其實，《君台觀》所見「鼈盞」和「能（皮）盞」的可能外觀特徵，於今泉雄作的考證中也已做了基本的確認。今泉氏指出「鼈盞」即小堀遠州箱書的玳皮盞。進而認為「能（皮）盞」的能字是態之誤，而態同玳，能皮即玳皮，也就是玳瑁殼，即鼈甲。今泉氏的上述考論至今已為學界常識，只是當今持此論者為文書寫時卻也都未註記與岡倉天心共同創立東京美術學校的大前輩今泉雄作對於《君台觀》茶碗比定所做的貢獻。就今日的認識而言，宋代窯址燒造這類「鼈盞」和「能（皮）盞」模倣玳瑁外觀的窯址不止一處，除了著名的江西省吉州窯之外，陝西省耀州窯（深圳市文物考古鑑定所，2016）

或四川省涂山窯（重慶市文物考古所，2006）等瓷窯亦有生產，但若考慮到中國外銷日本的瓷窯種類、日本遺址出土標本以及《君台觀》所形容帶花鳥紋的「鼈盞」，或享保十三年（1728）三谷宗鎮《和漢茶誌》所載「玳比」，一名鼈甲盞，或有杜若梅花等紋（岩田，2016）等記事看來，江西省吉州窯所燒造的玳瑁釉和各式花鳥梅花紋剪紙漏釉茶碗，應該就是《君台觀》「鼈盞」和「能（皮）盞」一類的製品。這也就是說，今泉氏的說法還需中國窯址的發掘資料來予驗證，而兩者的結合才使得學界得以知曉《君台觀》所載「鼈盞」和「能（皮）盞」是來自吉州窯所燒造。不過，相對於中國最早公布吉州窯窯址調查資料是在1950年代，1930年代英人 Brankston 則已赴窯址採集標本並予報導，是有關吉州窯的第一篇田野考古報告。（Brankston，1938-1939）只是筆者實在好奇，早在 Brankston 吉州窯報導的前兩年，中尾萬三已經指出《君台觀》所載鼈盞和玳皮盞的窯址或在吉安附近。（中尾，1936）從今日的窯址調查可知，以江西省吉安縣永和鎮為中心的贛江兩岸正是吉州窯遺址範圍，所以中尾氏的提示完全正確，可惜在他的文章中並未明記其情報來源。



圖5 元至明初 a.灰被天目 b.底部 銘「夕陽」 高7.1公分 取自茶道資料館編，《唐物天目—福建省建窯出土天目と日本伝世の天目—》，頁37，圖28。

灰被茶碗及其價格變動

排列在《君台觀》〈土之物〉「曜變」、「油滴」、「建盞」等茶碗末席的是灰被茶碗所屬的「天目」。儘管「天目」類下方的說明文字提到灰被茶碗非將軍用器，所以不必刻意去記載它的價錢，不過卻也說「以灰被為上」，明示了「天目」類茶碗當中是以灰被最佳。從高橋義雄《大正名器鑑》關於灰被茶碗的文獻集成，可以輕易得知室町以迄江戶時期茶人對於灰被茶碗鑑賞之一斑：如認為其似建盞（《能阿相傳集》），或認為其釉色帶灰不似建盞（《茶湯正傳集》）。一般的品評是其胎色青黑，釉屬銀者為上（《萬寶全書》），而以《茶器目利傳說》的記載最為詳細，即：其胎青黑，釉帶銀，以多銀者為上，有如屬和灰的釉斑，故名「灰被」。可以一提的是，小山富士夫在談及這類由日本命名的灰被茶碗時，還體貼地提示灰被茶碗亦如建窯般是裝入匣鉢入窯燒造，故其灰色調並非落灰，而是窯中火候參差，碗體受火不勻且多生燒所造成。（小山，1965；山崎，1955）總之，《大正名器鑑》收入了歷來為日本所珍重的十件灰被茶碗，此包括：酒井家「夕陽」（圖5）、益田家的「虹」（圖6），以及岩崎



圖6 元至明初 灰被天目 銘「虹」 高6.5公分 日本文化廳藏 取自九州國立博物館編，《室町將軍一戰乱と美足利十五代一》，福岡：西日本新聞社、TVQ九州放送、テレビ西日本，2019，頁115，圖73。

家的「埋火」等名碗。

當今的茶道史論述經常強調，灰被茶碗其實未必如《君台觀》所載般非將軍用器，因為將軍家傳世所謂東山御物中，可能就包括了前引「虹」和「夕陽」兩碗，兩碗均曾為奈良東大寺四聖坊物，其中「夕陽」也是天文五年（1536）松屋久政赴四聖坊茶會所拜見的名碗（《松屋會記》）。（赤沼，2014、2010）當然我們也可直接藉由《大正名器鑑》所集錄的相關文獻記述得以掌握此一訊息，甚至可以復原包括這兩件茶碗在內諸多名碗的流傳史。就此而言，帶庵的這套承繼大名茶人松平不昧（17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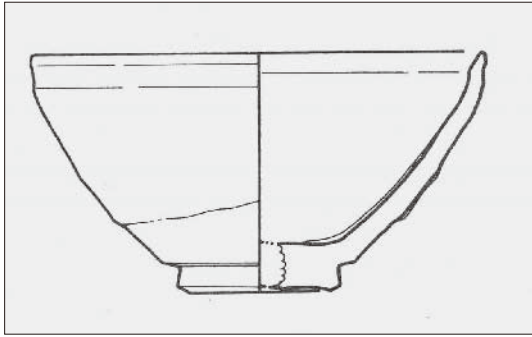


圖7 灰被茶碗類型線繪圖 日本大宰府史跡SX1200出土 取自九州歷史資料館編，《大宰府史跡—昭和52年度發掘調查概報》，太宰府：九州歷史資料館，1978，頁45，圖25之95。

1818)《古今名物類聚》並加以發揮的集大成圖鑑真的是理解日本名物茶具移動史的寶典。

安土桃山時代，千利休（1522-1591）的弟子山上宗二撰成於天正十四年（1586）的茶道傳書《山上宗二記》，所記載的曜變和灰被茶碗的價格變動，可說是日本茶道史論述中談及從「唐物數奇」過渡到「佗數奇」，或者說從書院茶到草庵茶風時必定徵引的文獻。也就是說，相對於《君台觀》所見對於唐物的絕對崇拜，曜變茶碗既被評為天下至寶，索價一萬疋（一疋相當於十文），到了《山上宗二記》，曜變和油滴茶碗則成了「代カロキモノ」價值平平的凡物。《山上宗二記》〈天目之事〉，天目條更羅列了天下三件灰被名碗，其一是千利休師輩武野紹鷗（1502-1555）所藏，餘兩件分別是由豐臣秀吉（1537-1598）和堺地方豪商油屋所有，反映了十六世紀後半日本茶人捨去來自中國的精緻茶碗，選擇了最能體現冷、枯、瘦、佗茶風的朝鮮半島井戶茶碗、日本國產樂燒、瀨戶燒以及釉表往往濛著灰色調但被做為景色來賞鑑的灰被茶碗。（矢部，1990；林屋，1980；滿岡，1936）但應說明的是，灰被茶碗雖被視為草庵茶佗風的適用茶具，但山上宗二不忘提到其有高低不同檔次（「上中下在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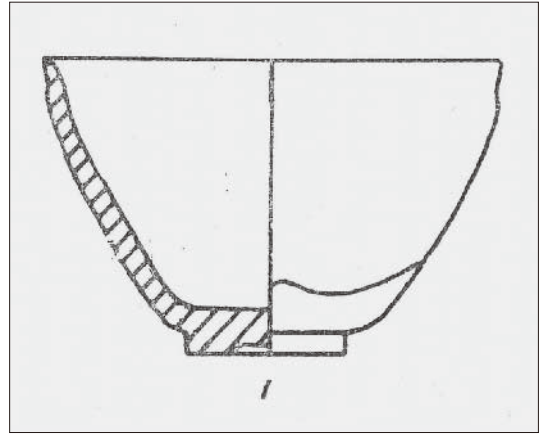


圖9 中國福建省南平市茶洋窯出土黑釉碗線繪圖 取自福建省博物館等（林忠幹），〈福建南平宋元窯址調查簡報〉，頁60，圖4之1。

數量似乎不少，以致不知其數（「其カス不知」）難予估算。另外，一度被山上宗二貶為俗貨的曜變茶碗，不久又被平反，如萬治三年（1660）《玩貨名物記》就重新賦予其高度的評價，迄1920年代帚庵《大正名器鑑》仍是將之做為漢作茶碗的最高品類，回復到《君台觀》的茶碗排序。

灰被茶碗的產地

不同於前述「鼈蓋」和「能（皮）蓋」是因窯址調查資料的公布而直接證實其產地，灰被茶碗是在窯址調查報告刊出多年後才被予以證實。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灰被」本是日本的命名和分類，其做為茶碗被予記錄和評價也是僅見於日本區域的獨特現象，中國的考古工作者若未掌握日方相關訊息就無從將窯址標本與所謂灰被茶碗進行連結。

從灰被茶碗的認識史看來，除了今泉雄作（1893）或1930年代三宅長策（1935）、中尾萬三（1936）等常見到的將之視為是建窯「窯變」之外，（三宅，1935；中尾，1936）藤岡了一（1961）曾提到浙江省餘姚附近似曾出土不少

類似標本，故推測灰被茶碗窯址或許就在此一範圍，而往赴天目山途中的瓶窯鎮或屬後補之一。（藤岡，1961）小山富士夫（1965）先是說灰被茶碗窯址是在是在浙江或福建某地，（小山，1965）但數年後（1974）則改口稱是建窯以外福建某地所生產，（小山，1974）後者福建產區說是日本 1970 年代以迄千禧年多數學者的共通說法，如矢部良明（1983）（矢部，1983）或做為平凡社中國陶瓷系列之一的《天目》（1999）就持這樣的看法。（西田、佐藤，1999）當然也有少數的例外，如折尾學等就推測九州大宰府史跡第四十五次調查 SX1200 出土灰被茶碗類型（⑦之 1 類）（圖 7）的產地可能是在江西省的吉州窯。（折尾、森本，1987）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就連業餘的茶具愛好者恐怕也有不少人曾經聽聞，灰被茶碗是燒造於今福建省中部南平市的茶洋窯，這當然也是學界的常識。不過，早先日本學界對於位在建窯南約百里，臨近南福鐵路和閩江的茶洋窯窯址出土標本的掌握其實遲遲未進入狀況。換言之，儘管茶洋窯出土資料早在 1980 年代已公諸於世，（福建省博物館等〔林忠幹〕，1983）卻為日本學界所忽略甚至還出現了一段有些無奈的插曲，此即 1990 年代福建省博物館和日本茶道資料館合辦名為「唐物天目—福建省建窯出土天目と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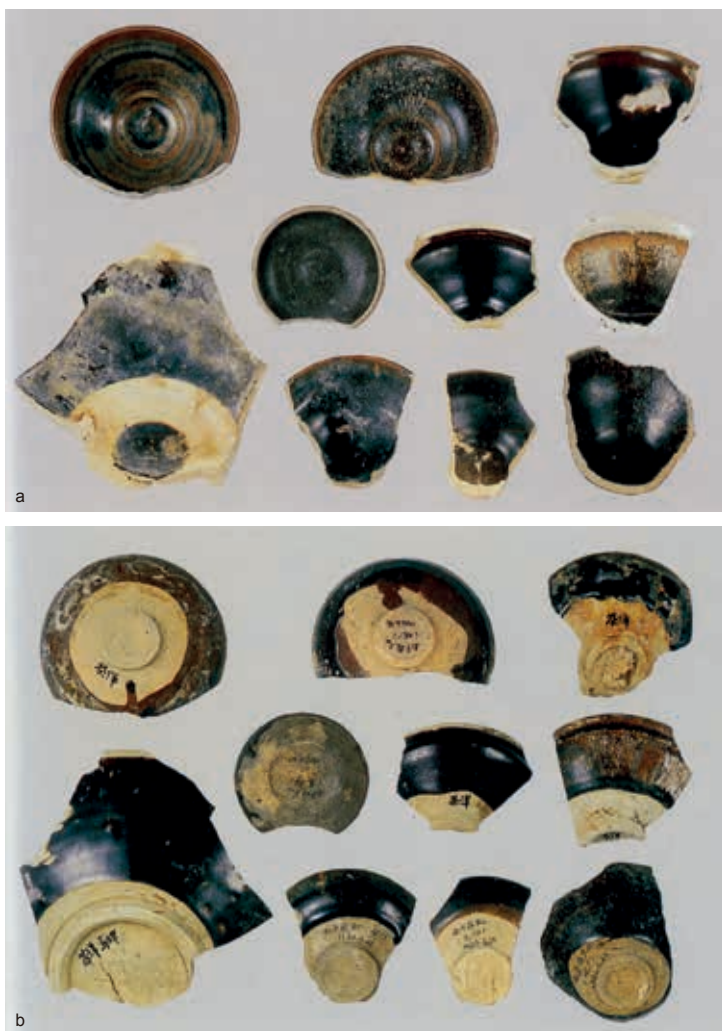


圖8 元 a.中國福建省南平市茶洋窯出土品 b.底部 高2.3~5.8公分 中國福建省博物館藏 取自茶道資料館編，《唐物天目—福建省建窯出土天目と日本伝世の天目—》，頁87，圖88。

本伝世の天目—」特展中，（茶道資料館，1994）福建省博物館也提供了幾件茶洋窯址出土的黑釉盞蓋殘片於特展中公開展出（圖 8），儘管展出標本底足做工和日本傳世灰被茶碗相近，但陰錯陽差偏偏就是漏掉了灰被碗式標本。總之，中日雙方參與策展的學者並未意識到近在眼前的標本背後所隱含的灰被茶碗窯址訊息。筆者在特展之後曾為文援引窯址調查報告指出，茶洋窯址曾出土和灰被茶碗類似的黑釉盞（圖 9），（謝，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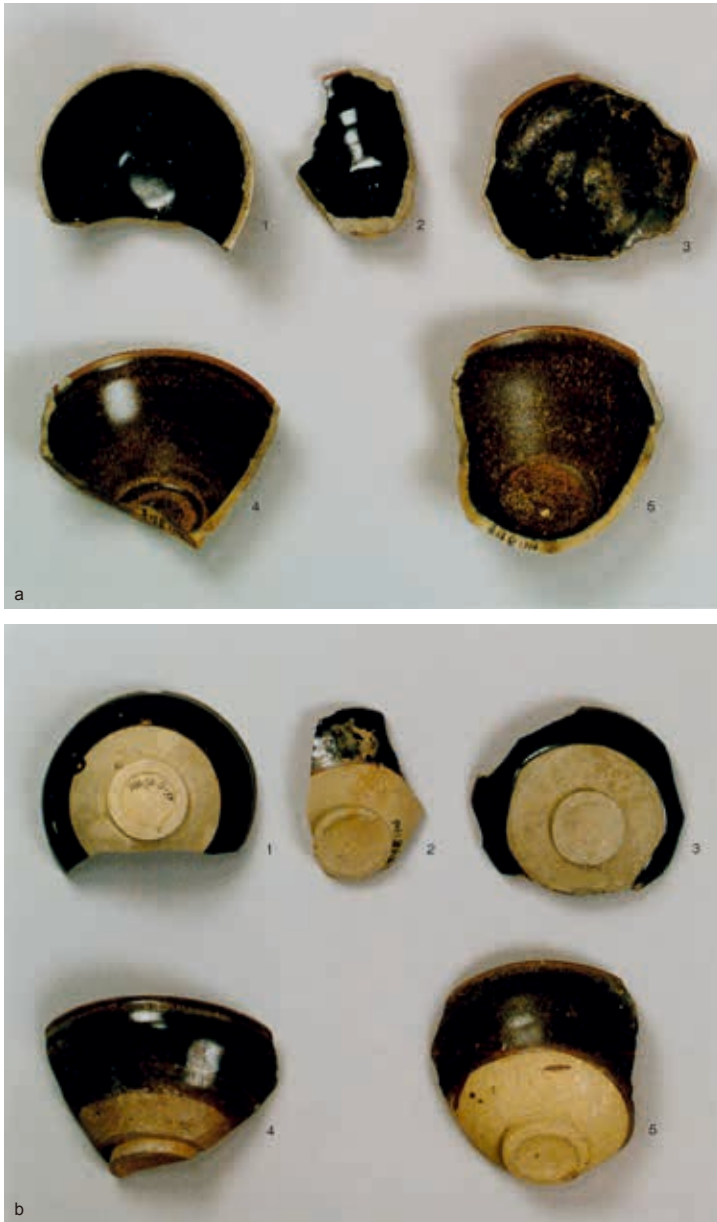


圖10 元 a.中國福建省南平市茶洋窯出土品 b.背面 中國福建省博物館藏 取自海のシルクロードの出発点「福建」展開催実行委員會編，《東アジアの海とシルクロードの拠点福建》，愛知：海のシルクロードの出発点「福建」展開催実行委員會，2008，頁74，圖46。

但並未得到當時日本同行的回應。時至今日，恐怕已難正確指明到底是那位日本學者率先確認灰被茶碗乃是茶洋窯所燒製，但就二十一世紀的相關論述而言，灰被茶碗來自茶洋窯的說

法已是日本學界的常識，而2002年為紀念東洋陶磁學會創立三十週年所邀請具代表性學者的回顧論文當然也不例外地宣稱灰被茶碗屬茶洋窯製品，然而其依據竟只是作者本人過去於福建省博物館的親眼見聞。（赤沼，2002）眼見為憑固屬必要，但若因此而完全無視考古報告的存在就不足為取。

一旦提及灰被茶碗考古窯址，我們首先應該意識到的或許是所謂灰被茶碗其實是《君台觀》的撰述者，也就是室町將軍家同朋能阿彌、相阿彌為了區別曜變、油滴、建盞或烏盞等類型茶碗的另一分類。若以天正十四年（1586）《山上宗二記》作者的觀察為例，則為數極夥的灰被茶碗還可區分為上中下等三個級別，品相不一。其次，從日本考古遺址出土或傳世所謂灰被茶碗之胎釉和器式未必完全一致等跡象看來，灰被類型茶碗確實也有再細分類的必要，而其間的微妙差異可能正意謂著年代的差距以及分別來自不同產區複數窯場製品。另可以一提的是，吟味茶碗胎質手感，釉調景色、

重量和造型美的茶湯專家，也從鑑賞的角度提示了日本傳世灰被名碗胎質和呈色的多樣性，認為作品當中有的確屬茶洋窯所燒製，其餘可能來自福建省境內複數窯場。（赤沼，2010）灰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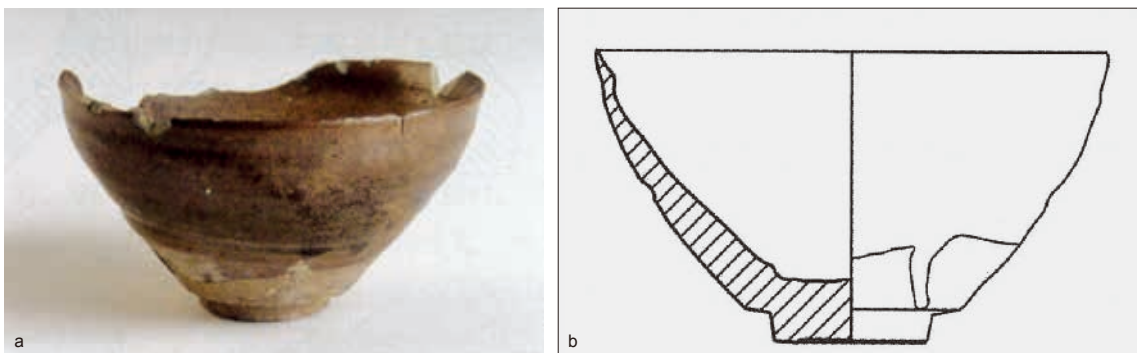


圖11 a.中國福建省南平市茶洋窯出土黑釉束口盞 b.線繪圖 取自南平市博物館等〔余鵬〕，〈福建南平市茶洋窯址2016年調查簡報〉，頁17，圖5之1。

類型茶碗的代表性碗式和典型建盞碗式的不同之處在於其近口沿處的鬚口不甚清晰，器壁較薄，外壁近足部位切割出水平折角，特別是底足斲修不規整，內足牆和內底的界線不清，底足呈內弧形。黑褐釉色施釉不到底，並且少見建窯般垂下凝固的滴珠。

灰被茶碗的年代

灰被茶碗年代的比定，可以從窯址發掘標本（圖10），以及消費地日本區域出土例著手檢視。茶洋窯窯址調查始於1980年代，確認標本主要分布於大嶺干、馬坪、生洋、碗廠和安後山等五個地點，其中大嶺干以黑釉堆積為主，安後以青白釉堆積為主，其餘三處黑釉、青釉和青白釉共存。至於年代判斷，報告書僅簡單提及因窯址遺物與同省其他宋元窯址標本相近，故推定其相對年代亦約在宋元之際。（福建省博物館等〔林忠幹〕，1983）1990年代福建省博物館針對茶洋窯大嶺干和安後山等兩處窯址進行發掘，揭露窯爐十一座，出土標本種類包括青瓷、白瓷和黑釉，當中大嶺干（Y3-Y5）和安後山（Y5、Y6）青釉、青白釉標本年代在北宋時期，而安後山一號窯（Y1）出土的灰被類型黑釉深腹碗

的年代，則是依據伴出的青白瓷碗與同省閩清青窯村窯隔窯的I、II式碗相同，而黑釉淺腹碗又和韓國新安沉船打撈品相近，主張一號窯年代在元代。（福建省博物館〔栗建安等〕，2000）另外，由於一號窯窯底所出皆為元代青白瓷，而依據「地層關係」灰被類型黑釉碗要早於青白瓷，因此這類做建盞的茶洋窯灰被類型碗的年代應該在南宋至元代。（栗，1997）另外，也有僅止依據茶洋窯黑釉碗式（II式）與建盞外觀有部分相近之處就率直地推定灰被類型碗年代是在南宋至元代。（梅，1996）近年，南平市博物館再次對轄區馬坪、安後山、碗廠三處窯址做了表探。採集標本主要為青釉、青白釉和黑釉，碗廠窯址甚至可見青花瓷。灰被類型黑釉碗於三處窯址都有發現（圖11），但其年代則是承襲前引栗建安南宋至元代的看法，（南平市博物館等〔余鵬〕，2018）未有附加論述。

其實，作為茶洋窯安後山一號窯主要定年依據之報告書所稱的元代青白瓷碗，其內壁陰刻大型蓮瓣，碗心模印荷花或多瓣花（圖12），類似作品既見於同省閩清縣義窯、青窯等瓷窯，（閩清縣文化局〔葉文程等〕，1993）也見於今日本沖繩等地考古遺址，後者即1980年代因石垣島



圖12 閩清青窯採集元代青白瓷 取自田中克子，〈ピロースクタイプに関わる窯跡とその製品—福建省閩江流域窯跡の踏査と関連資料の調査—〉，頁68，圖7之51。

ピロースク遺跡所出一式斂口白瓷碗而被做為一種類型且為日方學界沿襲使用至今日的所謂ピロースクタイプ（Birosuku Type），（金武，1998）此一器式也是之前森田勉所歸類之「白磁C群」，當時據勝連城址年代推測其或屬十五世紀前後時期標本。（森田，1982）田中克子曾對琉球出土標本與包括茶洋窯在內的福建窯址出土同類型白瓷進行細緻的比對，觀察到茶洋窯窯址出土的口沿微內斂以及口沿略外敞的青白瓷碗式，分別相當於Birosuku Type的Ⅱ類和Ⅲ

類，她結合沖繩考古遺址所出同類標本，並參酌博多遺址出土案例，推定茶洋窯此類白瓷碗的相對年代在十四世紀前半至十五世紀。（田中，2009a、2009b）另外，田中氏還提示了茶洋窯此類白瓷碗碗足旋修成內弧狀的造型特徵也和該窯黑釉盞有共通之處，換言之，茶洋窯灰被茶碗的年代也應在十四至十五世紀。（田中，2009a）

另一方面，日本九州博多地區遺址除了可見少量Birosuku Type標本，也出土了不少灰被茶碗殘器，此即森本朝子針對博多遺址群出土黑釉碗所做分類中的Ⅷ類。（圖13）該類黑釉碗年代最早的標本見於太宰府市SX1200是與十四世紀初期至中期遺物共伴出土。（同圖7）不過福岡縣砥上上林遺址標本則是和十四世紀後半中國陶瓷共出，另有一件（編號119）出土於十五至十六世紀遺址的同類型黑釉碗，其口沿因傷而磨邊後再鑲寬邊的金屬釘。由於森本氏考慮到至治三年（1323）新安沉船未見此式黑釉碗，因此論文寫作當時保守估計Ⅷ類碗的年代是初現於新安沉船之後，但十四世紀後半以後博多遺址群所見黑釉碗幾乎全屬Ⅷ類，迄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遺址仍可見，同氏並指出Ⅷ類碗的器形和底足特徵酷似日本瀨戶美濃燒，以致於幾乎無法從實測線繪圖區分出兩造作品的不同。（森本，1994）赤沼多佳贊同森本的類型區分和相應的年代判斷，同時強調灰被茶碗燒造於十五世紀末期，（赤沼，1994、2010）近年森達也則主張灰被茶碗的年代在十四世紀後半至十五世紀前半期，（森，2018）但未出示所據來源。

如前所述，茶洋窯窯爐分布多處，燒瓷種類不只一種，黑釉標本年代可溯及宋代。不過，若將焦點限定在灰被類型黑釉碗式，則中國方面所主張元代（1271-1368）或南宋（1127-1279）

晚期至元代的說法，因未出示具體的年代判斷依據，故難予檢證而缺乏說服力。另一方面，日本區域除了千禧年之前各式圖錄常見南宋至元代的定年之外，近年則多基於該國諸多遺址發掘層位及伴出遺物等田野考古資料，傾向認為灰被類型黑釉碗的年代存在於十四至十六世紀遺址。就筆者所掌握的有限資料看來，至治三年新安沉船其實也打撈出了茶洋窯黑釉碗（圖14），（國立中央博物館，2017）因此過去森本氏雖已注意到新安沉船茶洋窯的斂口平碗（森本分類VII類），可惜當時還未能見到VIII類碗因而保守地將VIII類即灰被類型碗的初現年代定於沉船之後，就可因近年韓國公布的新資料而予修正。看來灰被茶碗大概出現於十四世紀前期，迄十五世紀遺址仍經常可見，至於戰國大名朝倉孝景（1428-1481）於文明初年（1469）在越前建立的首都，後毀於天正元年（1573）織田信長（1534-1586）戰火的一乘谷遺址也出土的灰被茶碗（第四十次調查），其是否可做為十六世紀標本案例？抑或屬傳世使用後的遺留？還有待確認。總之，無論是從茶洋窯址與黑釉碗伴出的白瓷之年代的釐定，或博多遺跡群出土茶洋窯類型黑釉碗的分類排序以及新安沉船例，均顯示了被日本茶人命名為灰被天目的中國福建省茶洋窯類型黑釉碗的相對年代應在十四世紀前期至十五世紀，亦即元代後期至明代早期。

古瀨戶茶碗和灰被茶碗

早期的日本陶瓷史，一旦談及做為日本六大古窯之一的以愛知縣為中心的古瀨戶燒，大多會附帶提起初代陶工加藤四郎左衛門入宋研習建窯燒製黑釉茶碗並將此一技藝傳入日本的傳說。（北島，1903；瀨戶市史編纂委員會，1978）儘管傳說內容極難實證，但由於古瀨戶茶碗的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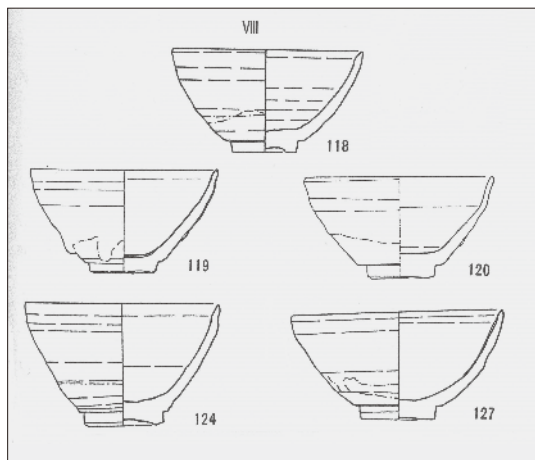


圖13 博多出土灰被類型茶碗線繪圖 取自茶道資料館編，《唐物天目—福建省建窯出土天目と日本伝世の天目—》，頁203，圖118-120、124、127。



圖14 元 新安船黑釉碗 高6.7公分 取自國立中央博物館編，《新安海底文化財調査報告叢書・3・黑釉磁》，頁29，圖19。



圖15 天目茶碗 深11.6公分 高6.7公分 日本笠原町教育委員會藏 取自後藤茂樹編，《世界陶磁全集・5・桃山（二）》，東京：小學館，1976，頁182，圖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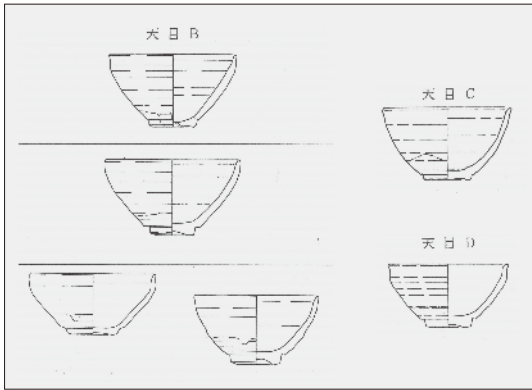


圖16 古瀨戶碗線繪圖 取自茶道資料館編，《唐物天目—福建省建窯出土天目と日本伝世の天目—》，頁228，圖1（天目B）；頁229，圖2（天目C、D）。



圖17 南宋「灰被天目」 高6.8公分 日本徳川美術館藏
取自徳川美術館編，《家康の遺産—駿府御分物—》，頁82，圖165。

型特徵和宋代建盞確有相近之處（圖 15），也因此建盞就常被視為古瀨戶茶碗所模做的對象。在此一前提之下，學者甚至認為古瀨戶茶碗在鐵釉上再施罩灰釉的二重掛釉是為獲得建窯兔毫斑效果的工法，而其在底足露胎部位塗施鐵汁也是為模做建盞黝黑胎色的權宜方式。（奧田，1989）不過，關於古瀨戶茶碗和中國黑釉盞影響關係的論述，其實涉及到不同研究者對於古瀨戶茶碗初現年代的推估，也和近年灰被茶碗年代和產地漸次明朗一事息息相關。如由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編集發行的《陶磁器の文化史》主張古瀨戶是在十四世紀第 2 四半期之後便以建盞為祖型進行做製，他們認為此一時段和流行於十二世紀北宋後期至南宋的建盞年代頗有落差，所以當時應該是以傳世的骨董建盞為模做的對象，而原本預定航向日本卻不幸在韓國木浦海域罹難的元代至治三年新安船舶載的多達數十件的宋代建盞，也反映了此時日本國內對於建盞的需求。（國立歷史民俗資料館，1998）相對而言，伊藤嘉章在藤澤良佑的研究基礎之上對瀨戶窯茶碗所做的分類和年代比定則是認

為瀨戶窯是在古瀨戶中期樣式第Ⅲ期，即十四世紀中葉開始做燒建盞，足呈圈足並在露胎處施塗鐵汁，經十五世紀前半的 B 類和十五世紀後半的 C 類，到了十六世紀前中期出現了無論是在底足還是口沿等造型特徵，或二重掛釉的施釉工法都與灰被茶碗相近的 D 類茶碗。（圖 16）（伊藤，1994）

伊藤氏的分期、分類及各類碗式的年代比定極富啟發性，因其展現了瀨戶茶碗因時代的不同而有相異的模做對象，修正了以往大多只是單線式地考慮瀨戶茶碗和建盞模做關係的論調，提示了瀨戶窯 A、B、C 三類碗是以建盞為模做的對象，但十六世紀前中期的 D 類碗則是意識到灰被茶碗的做製品。不過，筆者認為我們也需留意瀨戶後期樣式Ⅱ期後半，相對年代約在十四世紀後期至十五世紀中期的 B 類碗當中，已出現碗壁近足處水平切削，底足內足牆和內底分際不明呈內弧狀之不見於建盞，但卻彷彿茶洋窯灰被類型的碗式。（見圖 16）

就如新安沉船文物所示，大約在十四世紀前期已有少量茶洋窯灰被類型碗和宋代建盞古



圖18 元至明初 a.黃天目(珠光天目) b.底部 高6.6公分 日本永青文庫藏 取自Miho Museum編,《永青文庫—細川家の名宝》,滋賀:Miho Museum, 2002,頁127,圖117。

物輸入日本，九州博多十四世紀後半遺址所見黑釉碗也是以灰被類型碗居多，迄十五至十六世紀仍間可見到。書成於永正八年（1511）相阿彌本《君台觀》提到，灰被茶碗雖非將軍御用物，卻也是「天目」類中的佼佼者，而撰成於天正十四年的《山上宗二記》也高度評價了灰被茶碗。如前所述，茶洋窯灰被類型碗的相對年代在十四至十五世紀，而十六世紀前期瀨戶窯陶工已製作出與灰被類型碗（D類）造型無二致的碗式，惟在此之前的十四世紀後期至十五世紀中期的瀨戶窯，業已可見具有灰被茶碗某些造型特徵的碗式了（B類）。這樣看來，古瀨戶窯是在十四世紀中期以建窯為對象進行做製，（藤澤，1978-1982）但約在十四世紀後期至十五世紀萌生了與做灰被茶碗局部器形相近的碗式，至十六世紀更出現了灰被茶碗的忠實做品。山上宗二貶曜變和油滴建盞而褒美灰被茶碗也正是在此一時期。

餘談

日本區域出土或傳世的灰被類型碗可能不是出自同一時段單一窯場所燒製一事已如前述，而在傳承過程中由擁有者或其身邊有識人士所做的鑑定也難免失誤，如現藏德川美術館的一件帶金屬釦邊的建盞（圖17），自鳥居引拙、德川家康（1543-1616）傳世至今，也是《山上宗二記》所載天目類中僅存的一件流傳有緒的珍貴文物，目前學界咸認為或許是因其茶褐色釉面帶著金屬光澤，所以不僅萬治三年《玩貨名物記》記它為灰被，其內外木箱箱蓋也墨書「灰蒙御天目」，帳冊方面如慶安四年（1651）帳或元祿二年（1689）《上御數寄御道具》也記為「御天目 灰蒙」，（德川美術館，2019）灰蒙即灰被，是將建盞視為灰被茶碗的著名實例。

相對而言，灰被茶碗與同樣是由日本命名的所謂「黃天目」之間的關係就顯得曖昧。《山上宗二記》在灰被茶碗所屬的「天目」類之後，另立了「黃天目」類，並註記說它要比灰被碗遜色一些。（吉良，2016）相傳由村田珠光（1423-1502）輾轉傳到細川三齋（1563-1646），現藏永青文庫



圖19 元至明初 a.黃天目 b.底部 銘「沼田」 取自小山富士夫編，《茶碗·第一卷·中國·安南》，東京：平凡社，1972，圖21。

的一件與灰被類型幾無區別的茶碗（圖 18），其內箱箱蓋有著名茶人小堀遠州（1579-1647）「珠光天目 黃」題識，意即曾由村田珠光擁有的黃天目。《大正名器鑑》以珠光所持而稱它是「珠光天目」，但又下方註記「灰被」，似乎並不在意小堀遠州黃天目的鑑定結果。從器物樣式的角度看來，永青文庫的「珠光天目」，或稱為「沼田」的黃天目名碗（圖 19），應該都屬灰被類型，這也是筆者所知目前陶瓷史圈的共識。不過，茶湯領域似乎另有高見，如認為黃天目「沼田」的胎質較白，但卻也同意傳世的灰被和黃天目多是福建省茶洋窯製品。（赤沼，2010）本文在此暫予擱置這種有著許多不確定因素，並且大多出自茶人鑑定的「黃天目」，在尊重茶人自我建構的茶碗鑑賞史及其分類的同時，覺得還是應回歸到陶瓷史對作品本身樣式及其和窯址標本的比定，側重目前考古所見茶洋窯灰被碗類型。但可一提的是，吉良文男曾經提示江戶時代慶安四年近衛尚嗣《茶湯聞

塵》，圖繪有做為灰被茶碗造型特徵之一的碗壁近足處水平切削。（吉良，2016）在此一提示之下，筆者翻檢了現藏京都陽明文庫寫本的翻刻本，（名和，1994）終於理解近衛尚嗣是將所謂灰被、黃天目和只天目歸入其所圖繪的近足處切削水平的一類，而曜變建盞則是屬碗壁和底足呈弧形的另一類（圖 20），此一鑑別方式也是今日鑑藏界或學界區別建盞和灰被茶碗的主要依據之一。

另一方面，京都相國寺蔭涼軒主公用日記《蔭涼軒日錄》有一則提及建盞的記事可能涉及了灰被茶碗或瀨戶茶碗，此即延德二年（1490）二月二十日條：「又云：『御建盞者何如？』愚云：『不可有新建盞，可為古建盞。若古建盞無之者，當院建盞可進之』」。「古建盞」指的當然是宋代建盞，但最早檢索出這條文獻的佐藤豐三則進一步推論此處的「新建盞」應即瀨戶窯做燒的瀨戶茶碗，算是聊備一說。（佐藤，1979）然而，隨著灰被茶碗年代的釐清，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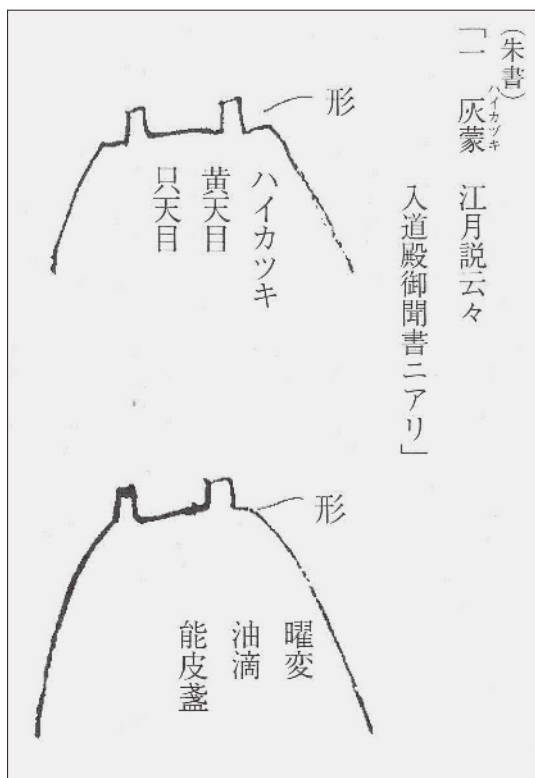


圖20 《茶湯聞塵》(1651)所圖繪的茶碗底座造型 取自名和修解題,〈近衛尚嗣筆《茶湯聞塵》〉,《茶の湯文化学》,頁108。

自然又出現了「新建盞」可能是指十五世紀被攜入日本的灰被茶碗這樣的說法。(赤沼, 2010) 比起瀨戶茶碗說, 灰被的說法亦言之有理, 但兩說均難實證。姑且不論「新建盞」的具體所指, 筆者想提請留意的是十五世紀末期的日本似乎有相當數量的古建盞在市肆和藏家之間流通, 只需透過管道即可輕易購得。比如說, 就在《蔭涼軒日錄》提及「新建盞」之後兩年, 即延德四年(1492)四月, 京都北野天滿宮的社家松梅院爲了接待即將來訪的幕府管領細川政元(1466-1507)茶會所需茶碗, 就經由茶屋松隱以八貫文的價錢臨時添購了建盞和盞托(《北野社家日記》), (小野, 2008) 不難想

見其時日本茶會用茶碗的多樣性, 其中當然包括了建盞和所謂「新建盞」。一貫相當於一百疋, 一疋相當於十文, 而延德四年當時一石米約七百六十九文, (百瀬, 1957) 值八貫文(八千文)的建盞算是高價的茶器。如前所述, 《君台觀》有能阿彌和相阿彌兩系列版本, 相對於相阿彌本(1511)認爲灰被茶碗非將軍御物, 未書價錢, 《群書類叢》所收能阿彌本(1476)則載灰被茶碗值錢五百疋(五千文), 若屬實, 則灰被茶碗當中似也包括了價值不菲之作。

如前所述, 博多十四世紀後半以後遺址出土的黑釉碗標本幾乎全屬灰被類型, 但若以出土個體的數量而言, 則要以沖繩首里城數量最多, 據說達五百件個體以上, 這實在是令人費解的現象。到底是當時琉球國中轉手貿易的反映? 還是當時日本透過琉球國向福建茶洋窯定製的做建盞?(森, 2018) 筆者對此亦乏良策, 也無從評估福州船是否曾經扮演的角色。但可一提的是, 新安元代沉船所見達數十件的宋代建盞一事卻也表明日本和中國的業者, 在船運商貨內容種類的選擇及其在消費地的可能銷售情況等應該頗有掌握, 似乎擁有評估當下商品的情報管道。

最後, 應該一提灰被類型茶碗外觀所見二層釉問題。從日本傳世灰被類型碗和所謂黃天目, 或茶洋窯址出土標本, 大多可明顯看出該類型碗黑釉是覆罩在底層灰釉之上, 而這也是欣賞灰釉碗釉面景色時的趣味所在之一。前引十七世紀中期《茶湯聞塵》也說灰被碗胎色黑或帶青, 底層釉黃, 表層釉有銀色調。隨著茶洋窯址標本漸廣爲人知, 灰被茶碗是否爲二次上釉議題因此再度浮上檯面, 然而不同學者目

驗結果似無共識。本文不擬在此陳述不同觀看者的目驗細節，但想援引陶瓷科技專業和陶藝家實作復原灰被茶碗所得結論，提供讀者參考。

首先是中國當地南平某陶瓷單位的試燒做製結果，他們認為茶洋窯灰被碗採用生坯浸釉所形成的二層釉是同一種原料，上厚下薄是爲了克服高溫流釉粘底腳現象。（孫，2005）其次，

近年致力於重現曜變茶碗的日本陶藝家長江吉，也從實驗結果提示灰被類型茶碗的施釉是施掛兩次同一種類釉藥，第一層釉較薄，其上再施罩第二層釉。（長江，2015）筆者同意灰被類型碗是採用相同釉料的雙層施釉，而不是不同色釉的二次掛釉。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特聘教授

引用書目：

- 《君台觀左右帳記》，收入《茶道古典全集・第2卷》，京都：淡交社，1956。
- 三宅長策，〈天目考〉，《陶器講座・16卷》，東京：雄山閣，1935。
- 小山富士夫，《陶器全集・26・天目》，東京：平凡社，1965。
- 小山富士夫，《陶器大系・38・天目》，東京：平凡社，1974。
- 小野正敏，〈さまざま「伝世」、そして「修復」〉，《貿易陶磁研究》，28期，2008年。
- 山崎一雄，〈灰被天目をもう一度焼いたらどうなるか〉，《古文化財の科学》，11期，1955年10月。
- 中尾萬三，〈天目茶碗考〉，《陶磁》，8卷3號，1936年。
- 今泉雄作，〈君台觀左右帳記考證〉，《國華》，40期，1893年。
- 北島似水，《日本陶磁器史論》，1903，東京：五月書房覆刻版，1979。
- a. 田中克子，〈ピロースクタイプに関わる窯跡とその製品—福建省閩江流域窯跡の踏査と関連資料の調査—〉，收入木下尚子編，《13～14世紀の琉球と福建》，熊本：熊本大學文學部，2009。
- b. 田中克子，〈博多遺跡群における出土状況〉，收入木下尚子編，《13～14世紀の琉球と福建》，熊本：熊本大學文學部，2009。
- 矢部良明，〈唐物茶碗〉，《茶道聚錦・11・茶の道具（二）》，東京：小學館，1983。
- 矢部良明，〈冷、凍、寂、枯の美的評語を通して近世美学の定立を窺う〉，《東京國立博物館紀要》，25期，1990年。
- 矢野環，《君台觀左右帳記の総合研究》，東京：勉誠出版，1999。
- 伊藤嘉章，〈和物天目—瀬戸、美濃窯における天目の展開—〉，收入《唐物天目—福建省建窯出土天目と日本伝世の天目—》，熱海：MOA美術館；京都：茶道資料館，1994。
- 吉良文男，《茶碗と日本人》，東京：飛鳥新社，2016。
- 名和修解題，〈近衛尚嗣筆《茶湯聞塵》〉，《茶の湯文化學》，1期，1994年。
- 百瀬今朝雄，〈室町時代における米価表—東寺関係の場合—〉，《史學雜誌》，66卷1期，1957年。
- 西田宏子、佐藤サアラ，《中国の陶磁・6・天目》，東京：平凡社，1999。
- 佐藤豊三，〈天目と茶〉，收入徳川美術館等編，《天目》，名古屋：徳川美術館等，1979。
- 折尾学、森本朝子，〈天目茶碗再考—出土遺物からみたその変遷—〉，收入《東アジアの考古と歴史・岡崎敬先生退官記念論集・下》，京都：同朋社，1987。
- 谷晃，〈『君台觀左右帳記』の成立に関する一考察〉，《野村美術館紀要》，3期，1994年。
- 赤沼多佳，〈天目再考〉，收入東洋陶磁學會編，《東洋陶磁史—その研究の現在—》，東京：東洋陶磁學會，2002。

- 赤沼多佳，〈足利將軍家の調度と茶具〉，《東山御物の美—足利將軍家の至宝—》，東京：三井文庫等，2014。
- 赤沼多佳，〈建盞と天目〉，收入《唐物天目—福建省建窯出土天目と日本伝世の天目—》，熱海：MOA 美術館；京都：茶道資料館，1994。
- 赤沼多佳，〈唐物天目の一考察—灰被天目を中心に—〉，《三井美術文化史論集》，3期，2010年。
- 岩田澄子，〈天目茶碗と日中茶文化研究〉，京都：宮帯出版社，2016。
- 林屋晴三，〈茶陶の変遷—唐物数奇から侘数奇まで〉，《東京国立博物館美術誌》，335期，1980年。
- 金武正紀，〈ピロースクタイプの白磁碗について〉，《貿易陶磁研究》，8期，1998年。
- 長江惣吉，〈關於茶洋窯灰被天目的研究〉，劉岩主編，《古陶瓷科學技術·9·國際討論會論文集》，上海：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2015。
- 南平市博物館等（余鵬），〈福建南平市茶洋窯址2016年調查簡報〉，《福建文博》，2018年1期。
- 重慶市文物考古所編著，《重慶涂山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 孫建興等，〈宋元南平茶洋窯灰被天目茶碗工藝探討〉，收入郭景坤編，《'05古陶瓷科學技術·6·國際討論會論文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
- 栗建安，〈南平茶洋窯出土黑釉茶碗〉，《福建文博》，1997年1期。
- 茶道資料館編，《唐物天目—福建省建窯出土天目と日本伝世の天目—》，熱海：MOA 美術館；京都：茶道資料館，1994。
- 高橋義雄，《大正名器鑑·第6編》，東京：大正名器鑑編纂所，1925；東京：アテネ書房，1997覆刻。
- 國立中央博物館編，《新安海底文化財調查報告叢書·3·黑釉磁》，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2017。
- 國立歷史民俗資料館編，《陶磁器の文化史》，千葉縣：財團法人歷史民俗博物館振興會，1998。
- 梅華全等，〈浦城、南平黑釉瓷與「建瓷」的區別〉，《福建文博》，1996年2期。
- 深圳市文物考古鑑定所編著，《知白守黑—北方黑釉瓷文物精品〉，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16。
- 森本朝子，〈博多遺跡群出土の天目〉，收入《唐物天目—福建省建窯出土天目と日本伝世の天目—》，熱海：MOA 美術館；京都：茶道資料館，1994。
- 森田勉，〈14～16世紀の白磁の分類と編年〉，《貿易陶磁研究》，2期，1982年。
- 森達也，〈天目とは何か〉，《天目—てのひらの宇宙〉，東京：阿部出版株式會社，2018。
- 奧田直榮，〈天目〉，收入德川美術館等編，《天目》，名古屋：德川美術館，1979。
- 奧田直榮，《日本陶磁大系·6·古瀨戶》，東京：平凡社，1989。
- 瀧岡忠成，〈陶器に現われた紹鷗の美意識〉，《茶道·5·茶人篇（一）》，大阪：創元社，1936。
- 福建省博物館（栗建安等），〈南平茶洋窯址1995年—1996年度發掘簡報〉，《福建文博》，2000年2期。
- 福建省博物館等（林忠幹），〈福建南平宋元窯址調查簡報〉，《福建文博》，1983年1期。
- 閩清縣文化局（葉文程等），〈閩清縣義窯和青窯調查報告〉，《福建文博》，1993年1、2期合刊。
- 德川美術館編，《殿さまとやきもの一尾張德川家の名品—》，名古屋：德川美術館，2019。
- 德川美術館編，《家康の遺産—駿府御分物—》，名古屋：德川美術館，1992。
- 謝明良，〈日本出土唐宋時代陶瓷及有關問題〉，原載《故宮學術季刊》，13卷4期，1996年夏季，後收入《貿易陶瓷與文化史》，臺北：允晨文化，2005。
- 瀨戶市史編纂委員會，《瀨戶市史 陶磁史篇二》，瀨戶：瀨戶市長，1978新訂版。
- 藤岡了一，〈宋代の天目〉，《世界陶磁全集》宋遼篇，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61。
- 藤澤良祐，〈古瀨戶中期様式の成立過程〉，《東洋陶磁》，8期，1978-82年。
- Brankston, A. D. "An Excursion to Ching-Té-Chén and Chi-An-Fu Kiangsi." *Transaction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6 [1938-1939].